

批评与想象

Criticism and Imagination 批评与想象

● 宋明炜 著



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陈思和 王德威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与想象/宋明炜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5

(“薪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ISBN 978-7-309-09601-9

I. 批… II. 宋… III. 文艺思潮-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517 号

批评与想象

宋明炜 著

责任编辑/孙 晶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18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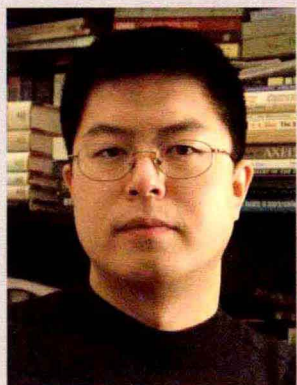
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01-9/I · 746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宋明炜

1972年12月出生于山东济南，曾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0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任教于美国卫斯理学院。专业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近年来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科幻小说、成长小说、现代思想和文学中的青春论述。著有传记《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996年）、随笔集《德尔莫的礼物：纽约笔记本》（2007年）、《普利茅斯的冬日花朵：新英格兰记》（2012年）及英文专著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即出），为香港Renditions杂志主编过中国科幻小说的英文译本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ate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2012年）。

批评与想象
Criticism and Imagination

宋明炜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总 序

2006年,教育部批准聘任王德威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领衔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想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力量。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德威兄对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2007年春,德威兄到任以后,着手筹备一系列有影响有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教学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和讨论了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这是一个历来被人疏忽、又能够引起许多话题的主题,给人的启发可以想见;10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张新颖、张业松、严锋、李楠等教师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参加“呈现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德威兄的精心安排下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理学院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以集体的形象展示于国际同行的面前;2009年1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3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当代文学6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作家王蒙、王安忆、

朱天文、北岛、黄春明、严歌苓、平路、钟晓阳等出席了会议，成为香港学术界一件盛事；2010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新世纪文学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和复旦大学举行，邀请了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等知名作家和一批年轻作家同登讲堂，商量探讨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会上高潮迭起，新见纷纭，直接推动了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有两岸三地的重要学者、欧美日本的汉学家等参与研讨，而德威兄是这些学术活动的灵魂，从策划主题到组织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仅如此，他把长江学者的科研经费完全地奉献出来，用于补贴会议费用和邀请复旦教师出国之用；还不仅如此，每次学术活动中，他都带头发表新的学术论文，以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座教授，两岸三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学术论坛上的重要活动家，跨华、英两种语言著述领域新作不断的学者，自身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象，但一旦承诺了复旦大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之岗位，就以如此精力投入经营，苦心扶植、提携后学。我作为协助他工作的合作者，愿意把这种感动公布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彰，更重要的是，德威兄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在德威兄的带动下，许多海外的青年学者与复旦的联系也紧密起来，由此展开了多元的校际交流和系际交流，复旦中文系先后与美国的威斯理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等学院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者的往来逐年增多。多年来，复旦中文系一贯执行鼓励研究生外出深造的方针，许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复旦学子脱颖而出，他们始终与母校保持了亲密联系，随时交流、参与复旦中文系的各种活动。他们在海外做出的学术贡献，同样也显现了母校的根基培育之果。

这几年来，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发奋著述，在积极展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视野渐宽、新见频发，积累了

丰硕的学术成果；三年中，除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以外，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复旦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薪传》丛编四种，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五种，都反映了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风貌的学术成果。自德威兄担任了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我一直想再策划一套新的学术丛书，扩大原来著述范围，以体现跨国合作的广阔视野，反映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学术面貌。于是，我冒昧提出一个“平台”的理念。平台一般只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一个广阔、但有范围的空间，现在常用在比较抽象的学科建设领域，指的是某种学科发展的空间，如学术机构、学术活动、论坛、刊物，等等，供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和展示之用。依我的理解，丛书本身不是平台，而是在德威兄引领风气之下，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空间扩大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话题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整体的学术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平台”所展示的实绩。

新的平台丛书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要实现这个设想恐怕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事先策划什么主题，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著作者来自由加入。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曾经在复旦中文系学习过、而今在各自岗位从事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复旦到国外去留学攻读学位、而今在海外高校里工作的学者，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兼任过各类教职、上过系列课程的海外汉学学者，在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体现复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内容和主题设计方面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新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不是旧著的重版或变相重版；时间上也没有特别催促的意思，希望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慢慢的积累数量，渐渐的形成规模。

2007年，在《薪传》丛编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文章中说：“希望将‘薪传’作为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总

称。……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前辈学者辛苦开创而成，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其传统，继往开来，代代承传。所以，‘薪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键词。”现在，我把这套平台丛书同样纳入“薪传”系列，也就是想再强调一遍：薪传，是我们的关键词。



2010年11月10日临晨，

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目 录

第一辑：青春想象

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	3
“少年中国”之“老少年”	28
规训与狂欢的叙事：《青春之歌》与《青春万岁》	50
《大阅兵》中的国家与个人	91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第六代导演的自我塑造，以《长大成人》为例	115
终止焦虑与长大成人	
——关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笔记	133

第二辑：文学经验

浮世悲欢，此中有人	
——重读张爱玲	149
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民间世界	161
《叔叔的故事》与小说的艺术	171
理解朱文	194
文本的宿命	
——李冯小说简析	205
弹星者与面壁者	
——刘慈欣的科幻世界	212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读韩松的《地铁》 234

乌托邦实验场

——读王晋康的《蚁生》 241

后记 244

第一辑：青春想象

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少年中国在！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陈独秀《敬告青年》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鲁迅《野草·希望》

在二十世纪的黎明时刻，流亡海外的维新派青年领袖梁启超写作了《少年中国说》，以热烈激扬的文字将中国的形象从“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中国”，其表述策略犹如浮士德的返老还童(rejuvenation)。正如浮士德(及其所代表的欧洲文化精神)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首先需要借助于“青春”的魔力^①，中国的现代化想

① 浮士德在与魔鬼定约之后首先要求重获青春。有关浮士德这一文化形象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参阅 Marsha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8), 37—86 页。

象也有赖于对“青春”的发现与拥抱。在梁启超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在我们称之为“现代中国”的这个话语空间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青春论述:自清末至五四,从民国到共和国,当知识界不断建立和翻新关于“现代”的知识与信念,展开对“中国”的想象与重构,“青春”在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表述中便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直至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

“青春”(我在这里以“青春”总括了青年、少年在内的青春话语^①)意味着变动性、可塑性、发展性,代表着活力、希望与未来,隐喻着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改天换地。对于“青春”的发现和赞美,喻示着与传统的决裂和面向未来的无限憧憬。“青春”一方面释放出对于既有文化形态的破坏力,另一方面又充满着对理想形式的渴求——这两个方面的力量使“青春”游走于现实与理想、现在与未来之间,以其激进而又焦虑、充满了紧张性的表达形式,书写着现代中国的形象。

在梁启超吟唱出“少年中国”的赞歌之后,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家、政治家都选择“青春”这一符号来寄托他们对政治革命、文化变革、民族复兴和美好生活的渴望:陈独秀及其同仁心目中的“新青年”,王光祈发起的“少年中国”运动,巴金小说传递的信念“青春是美丽的”,抗战期间蒋介石号召的“十万青年十万军”,以及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口中赞美的“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① “青年”与“少年”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指不同年龄的人群,“少年”往往指年龄在十岁到十六岁之间的未成年人,而“青年”的含义根据不同语境和制度要求可以用来指十几岁直到四十几岁的人。但在晚清和民国初期,这两个词语往往混用,其意义大体相当于年轻人,而当时以“少年”的使用为多。“青年”与“少年”逐渐在意义上分离,当在民国建立、特别是五四之后,新式学校的学生构成较大的青年群体之时,“青年”遂获得了更加具有独立性的意义,而取代“少年”成为对年轻人最有普遍性的称谓。另外可参阅钱穆的解释:“青年二字,亦为民国以来一新名词。古人只称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而犹必为新青年,乃指在大学时期身受新教育具新知识者言。故青年二字乃民国以来之新名词,而尊重青年亦成为民国以来之新风气。”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三联书店,2002),26页。

这些只不过是一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例子。事实上,自晚清以来包括维新派、进化论者、民族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国民党宣传家……直至社会主义理论家在内的种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都毫无例外地意识到青春的象征潜力,争相借用青春话语来推行自己的主义,而经过他们的不断表述,“青春”被赋予了种种激进的文化意义。“青春”遂与“新”、“启蒙”、“革命”、“新中国”等重大的现代意识形态神话融为一体,成为后者的形象载体。

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萌发于政治想象的层面,但终将涵盖文化表述的各个领域——教育、文学、审美、伦理、情感、身体等等——直至被赋予几乎包罗万象的意义表达功能。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青春”(或“少年”“青年”)被赋予的新意层出不穷,它被表述为民族自新的动力、启蒙运动的主体、革命的先锋、社会的主人、自由的象征、生命的本原、创造精神的化身、激进伦理的体现、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未来历史的创造者,等等。然而我们也不能忘记,作为文化想象的“青春”当然也是经验层面的实体:从晚清少年烈士身殉革命,到五四青年涌上街头共赴国难;从新青年走出封建家庭闯入美丽新世界,到红卫兵大串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近代教育体制改革催生数量巨大的学生群体,到共产主义运动收编无数的进步青年。但是事实上,现代中国的“青春”虽然在经验与话语之间,在现实与计划之间,在血肉之躯与象征寓意之间永远渴求着统一,但却很难获得将其真正合二为一的整合机遇。

相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充满了“青春”的形象与声音:如晚清小说中的革命少年,鸳鸯蝴蝶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五四新文学中的浪漫青年;又如茅盾、叶绍钧等人的成长小说对于五四一代青年经验的历史化叙述,巴金借小说宣扬安那其理想过程中树立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英雄成长小说对青年形象的规训;再如红卫兵的“胡涂乱抹”,知识青年的“青春祭”,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玩的就是心跳”的动物凶猛,乃至“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还有海峡彼岸“寂

寞的十七岁”，“野孩子”和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悄然老去的时尚男女，等等例子可谓数不胜数^①。

这里尚不是对这些作品展开具体分析的地方，而我想扼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青春表述有着极其丰富的复杂性，它一方面在透露出以“青春”为形象载体的诸种现代意识，另一方面却时常以文学表达的多样、繁复和暧昧而逾越后者的思想与形式边界。这固然是由于现代中国文学传统虽高举“写实主义”的大旗，却实在难以调和“青春”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从而往往在形式与经验之间暴露出符号表意链条的破损与断裂。但另一方面，对于“青春”的文学表达其实更为激进地体现出“青春”在构型(formation)与无形(formlessness)之间的悖论。多数对于“青春”的意识形态表述都是凭借其突破定型的解放力量获得“革命性”的动力，但与此同时，这些表述本身对于“青春”施与了新的构型——对于“青春”的意识形态阐释无疑都隐含着这种倾向——而且新的构型一经完成，即往往对“青春”的无形一面视而不见，遂将其纳入封闭的话语形态之中。但“青春”的文学表达与其他意识形态表述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在形式上存在着构型与无形之间持续的对话，在很多作品——如茅盾的《蚀》三部曲、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王蒙的《青春万岁》——中，文本其实无法真正为某一种意识形态所驯服，其形式上潜在的开放性使“青春”在构型与无形之间的辩证关系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文学中不乏反讽性的写作，其中对于“青

① 茅盾、叶绍钧的成长小说可以《虹》和《倪焕之》为例；巴金的安那其小说包括《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成长小说最著名的例子是杨沫的《青春之歌》；《胡涂乱抹》是张承志的小说；《青春祭》是张暖忻拍摄的一部反映云南知青生活的电影；《一无所有》是摇滚歌手崔建的成名作，而《摇滚青年》是刘毅然的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和《动物凶猛》均为王朔的作品；《像卫慧那样疯狂》和《上海宝贝》是卫慧的两部小说；《寂寞的十七岁》是白先勇的早期作品；《野孩子》为张大春的小说，同一系列的作品还包括《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和《我妹妹》；《世纪末的华丽》是朱天文的短篇小说。